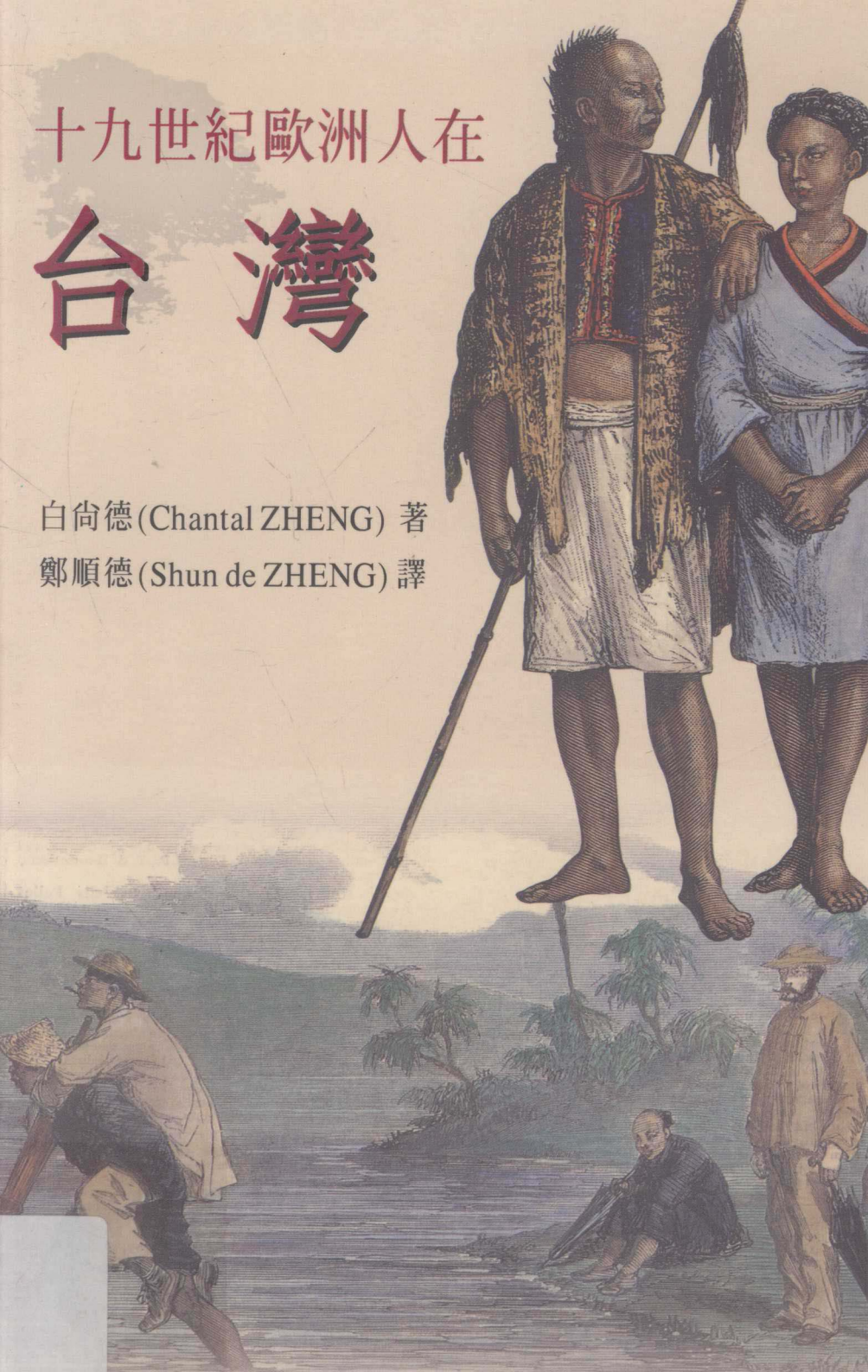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 台灣

白尚德(Chantal ZHENG) 著
鄭順德(Shun de ZHENG) 譯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白尙德(Chantal Zheng)

著；鄭順德譯。--初版。--台北市：南天，1999
〔民88〕

面：公分（南天台灣研究叢書：8）

參考書目：面

譯自：Les Européens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xemple de Formose au XIXe siècle

ISBN 957-638-524-5 (平裝)

1. 台灣－歷史－清領時期(1683—1895) 2. 中
國－文化關係－法國 3. 法國－文化關係－
中國

673.227

88006399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

定價 300 元

著 者 白 尙 德(Chantal Zheng)

譯 者 鄭 順 德

發行人 魏 德 文

發行所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02) 2362-0190 Fax:(02) 2362-3834

郵 撥 01080538（南天書局帳戶）

網 址 <http://www.smcbook.com.tw>

電子郵件 e-mail:weitw@smcbook.com.tw

國際書號 ISBN 957-638-524-5

版 次 1999年6月初版1刷

2004年11月初版2刷

印 刷 者 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8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

Chantal ZHENG (白尚德) 著

鄭順德(Shun de ZHENG) 譯

台北 南天書局 出版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98 by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Provence under the title *Les Européens aux portes de la Chine*. It is translated by arrangement.

本書的翻譯幸得
財團法人台南市奇美文化基金會的贊助
特此感謝

目 錄

譯 序	9
前 言	11
第一章 西元1850年以前的台灣島	17
第一節 首批佔用的人：原住民和漢人	17
第二節 島上首批外國人	22
第三節 彼此間的文化關係	36
第二章 十九世紀歐洲人出現在中國的門戶上	39
第一節 到達香港	39
第二節 到達福爾摩沙：船隻遇難	45
第三節 海盜	53
第四節 野人	55
第五節 島上的日常生活	61
第六節 福爾摩沙城市的發展	67
第三章 各種不同的歐洲訪客	77
第一節 基督教徒傳教的初始	77
第二節 外交官	82
第三節 科學家	85
第四節 商業冒險	89
第五節 冒險家	95
第六節 中國人的敵意和糾紛的解決	103
第七節 中法戰爭和封鎖福爾摩沙	109

第四章 文化相互間的關係.....	117
第一節 歐洲人對島上各種不同族群的看法.....	117
第二節 中國人對歐洲人的看法.....	126
第三節 中國人和原住民彼此的看法.....	132
第四節 歐洲人之間的關係.....	134
結 論.....	139
插 圖.....	143
參考文獻.....	191
參考書目.....	197
插圖一覽表.....	205

譯 序

從名字上來看，大家都會有一種錯覺認為 Chantal ZHENG 是華裔，事實上內人是道道地地的法國人，結婚時才把姓氏改過來，她的中文姓名是白尚德，念大學時中文系的老師給她取的名字，我很喜歡，一直鼓勵她使用。

二十多年前內人從法國到台灣，一面在師大研習中文，一面在淡江文理學院（即現在的淡江大學）教法文，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在台三年期間，她碰到戒嚴時期的髮禁、舞禁，也看到社會上難以糾纏的省籍問題，1975年回法之後，因為當時毛派份子的餘孽仍在，大家都勸她不要提到在台停留之事，只消說是去了中國，她聽了一股怨氣難以伸張，遂萌台灣歷史研究之意。首先她試著把中國古籍當中有關台灣的部份摘錄出來，漸漸地她發現原住民與台灣的歷史息息相關，於是把研究的主題指向原住民。爲了蒐集有關原住民的資料，她每隔一兩年就向法國外交部或台灣的文建會、基金會等申請機票到台灣原住民的村落去考察。在法國，除了授課，她跑遍了法國各大圖書館，尋找凡是與台灣有關的檔案，也因此使她對十九世紀的台灣歷史有了一個新的看法，這些檔案整理出來後受到普羅旺斯大學出版社評審委員的一致推薦，這在有關台灣法文書籍寥寥無幾的法國出版界，無異是一頭黑馬。

該書出版後立刻獲得法國知識界的好評，《法文書籍評論雜誌》(Bulletin Critique du Livre Français, N° 602, Nov. 1998)說：「有關西方人到中國去的遊記汗牛充棟，而台灣從未受到大家的

注意，幸虧有此書的出版，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在台灣，法文翻譯成中文的書籍並不多，大多數的翻譯作品都是二手翻譯（從英文翻譯過來）。其次，一般人容易把法國人當成美國人看待，須知法國人的思維方式與美國人不同，我們除了吃他們的美食、喝他們的美酒以外，多多閱讀他們的作品會使我們更容易瞭解他們，馬特拉公司與捷運公司因互不瞭解而糾紛不斷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

翻譯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要做到古人說的信達雅並非易事，幸好譯者我與作者她同住一個屋簷下，有問題隨時都可提出討論，加上兩人對雙方文化都有差不多的認知，因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

翻譯時我先把文稿儘量一字不漏地從頭翻到尾，翻完之後不再看原文，只看譯文，這個時候思路不受原文的支配，而儘量以讀者的眼光來閱讀，當譯文的內容沒有差錯時，最後再加以潤飾。文稿翻譯完了之後，承蒙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前所長黃富三教授在百忙中抽空給予指正，在此我向他致十二萬分的謝意。

要不是翻譯內人的著作，我還不知道有那麼多的外國人曾經踏上台灣的土地，要不是內人的研究，我還不知道法國圖書館內還藏了那麼多與台灣有關的歷史。此書能在台灣順利出版是我與內人最大的願望，畢竟有關台灣的種種，只有台灣人才能深深體會。翻譯當中，極少部份得到內人的同意，做了修改，文中若有失誤，尚請讀者多多包涵，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夠對台灣的歷史重新加上一個新的註解。

鄭順德 序於法國普羅旺斯

1999年4月18日

前 言

如果有人問：十九世紀是誰慫恿歐洲人離鄉背景到亞洲去？阿爾倍特·倫敦(Albert Londres)一定會回答說，那是一種特別的呼喚，如同美人魚歌唱般地向您喁喁私語：「上船！上船！我帶你們去看各色人種，你們會看到所有的東方人：近東人、中東人、遠東人」⁽¹⁾。對尋找新事物的冒險家，他會說：「你會摘到香蕉，你會吃到芒果，你會喝到椰子汁。你會看到一種著火的樹，但是樹燃燒不起來。你會看到茶園和汪洋一片的平原，平原上剛長出天鵝絨地毯般柔軟翠綠的稻苗」⁽²⁾。對「自創無數需要，而地球剛能滿足」的商人⁽³⁾，他會提議：「你給我棉花、絲，我就給你葡萄酒、甜酒、布匹等……你把大象讓給我，我就給你香水……」⁽⁴⁾，對軍人，他會建議……「上船去遨遊四海：紅海和黑海，到所有的海峽、運河、海灣……」⁽⁵⁾。

所有前往亞洲的人在穿過印度洋或太平洋之前本來應該繞過南方的海域，但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擺脫了昔日所遭遇的危險拉近了距離。受到這個捷徑的鼓舞，越來越多的船隻出現在日本、中國或印度沿海。在這些亞洲大國之中，具有高度文明，且很久以來就被想像成物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成為西

1 Albert Londres, *Marseille, porte du Sud*, Marseille, J. Laffitte, 1980, p. 4.

2 同上註，頁6-7。

3 同上註，頁39。

4 同上註，頁40。

5 同上註，頁3。

方國家爭奪的目標。這些國家的野心聯合起來在十九世紀中葉引發了著名的鴉片戰爭，隨後簽署了許多條約，使一個封閉且保護得很好的中國，其領土的完整性受到了損害。

在中國東部的大城市，歐洲人開始安頓下來。不管是外交官、軍人、記者、旅行家、商人或傳教士，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心臟築起了許多異國色彩的小社團，同時也把他們的傳統、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信仰也一起帶了進來，與中國發生了正面或負面的接觸。不管願不願意，雙方關係開始建立起來，外交方面都很審慎，而經濟方面卻蓬勃發展。中國市場開放了，人人都渾身抖擻想從中得到好處。閱讀當時無數的信函、報告或遊記時，我們可以想像歐洲變成了一座空城，那裡的居民都登上船艦，下定決心要前往這片新樂土去實現他們的美夢。以法國人和英國人數居多的傳教士，荷蘭、美國、法國、比利時或英國的商人，歐洲或美洲的大公司，及各國的科學家和探險家在十九世紀末都忙著採摘自己專長的果實。

根據他們的出身、社會地位和職業，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或多或少有點不同。如果有人在適應、合作，尤其是瞭解方面沒有問題，有些人卻不幸地滿腦子優越感，以大國之屬自詡，只會對接待他們的人民和國家投以不屑一顧的眼光。

香港、上海、南京、廣州、澳門、廈門、福州、寧波和天津是中國東岸很多外國人的居住地，當地的人士趕不走他們，經常恨他們入骨，有時還會寬容但很少表示歡迎。這些地方的建築、生活環境、甚至某些思維方式保存了很久「另一種」的標記。

香港、廈門或上海的歐洲人對於他們大批地出現在中國的沿海並不因此感到滿足，有一天決定橫渡太平洋去瞧一瞧「另一個中國」，那座孤島、那片神秘海洋中的樂土：福爾摩沙。

外表上看起來像是中國大陸的一塊贅瘤，台灣（或福爾摩沙）很早就以琉球或小琉球的名稱出現在地圖上，這證明了亞洲人，同時也是西方人在這方面的認知。只要在此經過的歐洲人（因為它是大洋中珍貴的暫停處）都會被這塊土地吸引，有些人隨後就此定居下來。中國移民很可能於元代就開始，到了明代也有人數衆多的一波，但長久以來島上只住著原住民，他們的血統尚不明確，但屬此島首批法定的土地所有人。

十七世紀初，西班牙人曾短暫居留十六年（1626—1642），荷蘭人則在中國政府的授意下在島上定居了三十八年（1624—1662），中國政府希望此舉可使他們遠離大陸東岸，當時荷蘭人主要以南部的台南地區為基地，在那裡他們蓋了熱蘭遮城來象徵他們的權力，並逐漸向附近的土著團體傳輸基督教文化。三十年之後他們被鄭成功逐出島外，台灣島變成了中國的行政區。即使部署了一些行政部門，普查了鄉村的人口，設立了行政區，中國在該地管制產生的影響極為微弱，原因是它對這塊屬於文明邊緣，且絕大部份尚屬野蠻的地區輿緻不高。儘管如此，有些中國僑民已經定居下來，與「熟番」和「生番」之分的部落共同生活在一起。生番之意為「真正野蠻」；熟番之意為「略為文明」，也就是說已受了一些中華文化的影響。

十七世紀如果有少數的歐洲人在島上住過幾天、幾個星期、幾個月，這些人一般來說是簡樸的水手或冒險家，在航行或野心的偶然機會下登上這些嶙峋的海岸。兩百年之後，已不再僅僅是「偶然」引導他們踏上這塊土地。

究竟是什麼吸引外國人到這個他們認為不友善的島上，冒險的欲望？新事物的誘惑？好奇心？或只是想與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胞保持一段距離？台灣島顯然是遊覽勝地，有一條山脈縱向穿

過，山頂可達三千多公尺。全島面積的一半，海拔高度達五百多公尺以上。這條火山山脈把台灣縱向切成兩半，其間森林茂密。迷人的景觀和山水的對比使得一位法國旅行家驚嘆說：

「這些高山從山巔把經過的烏雲撕裂開來，上千條小溪從山頂匯流下來，形成了彩虹般霧氣瀰漫的瀑布，水勢急湍，水聲震耳欲聾奔向低窪的河流」⁽⁶⁾。

另一位加上說：

「海島永遠是美麗的，因為它向環繞著它的大海借用美麗和詩意。當它位於陽光普照的地區時，山林濃密，河旁竹林滿佈，熱帶植物繁茂，又更加迷人。這種迷人的景觀在十七世紀時就已多次被經過外海的葡萄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因此博得福爾摩沙之名，不僅本身美麗，它所表示的意念也很美，福爾摩沙真是無以倫比」⁽⁷⁾。

我們或許會進一步地說，這些旅行家對新事物、對純樸未開發的野生大自然追求意願如此強烈，恰與當時中國大陸城市建築工地熱呼呼的場面成對比。

十九世紀時，台灣島看來像是外國人渡假的地方，他們對彼此競爭和中國大都市繁忙的生活感到厭煩。剛開始人們到福爾摩沙是屬遊覽性質，當然也想趁機做點生意，但經常停留下來是爲了想看一看，換換空氣，在生活上劃下一道休止符。台灣島使遊客們對此地奇怪的部落，居民長壽的理由，衆多未受侵犯的動物

6 Constant Amero, "Les sauvages de l'île Formose", *Journal des Voyages*, 1895, p. 7.

7 Léo Quesnel, "L'île Formose", *Journal des Voyages*, 1895, p. 57.

和植物，以及他們國家或他自己應如何利用等種種問題提出了省思，接著被它吸引，定居了下來。事實上，台灣島已變成了一種經濟的附屬基地，重要性與日俱增，它是無數外國公司進軍中國大陸的跳板。因此在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天利行和其它公司，尤其是在大膽冒險的貿易公司庇護下，頭一批旅行家想像中的樂土越來越具體化。當歐洲人著手開發享有聲譽的樟木、硫磺井、煤礦和茶園時，許多大國也很認真地盤算如何去殖民。